



# 山河印记

## 凌云壮志越千山，不灭倭奴誓不还

### ——台州抗战诗词中的民族精神与历史记忆

记者 黄晓慧

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。抗战期间，台州内外的许多诗人留下了有关台州的抗战诗词。这些诗词，展现了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，构成了一部微型的《台州抗战诗史》。这些作品不仅是文学瑰宝，更是研究地方抗战史的重要史料。

#### 吴玉良：抗日前线写下不朽诗篇

“九一八”事变时，温岭新河诗人吴幅员年仅20岁，他写下了《骤闻九·一八沈阳事变》一诗：

风雨飘摇惊故国，山河千里暮云残。夜深把剑秋光冷，灯影朦胧和泪看！

台州抗战诗词留下不少，但是，出于前线抗战将领、战士官兵之手，正面描写战争的诗词却不多，老家在温岭市城北街道横塘村的吴玉良将军，就为我们留下了独特的抗战“诗史”。

关于吴玉良将军，《温岭县志》有人物简介，上边是这样写的：“吴玉良（1909~1983）原名琅，石粘横塘人。黄埔军校六期毕业，历任国民党军排、连、营、团长、师参谋长，重庆卫戍第三分区司令。1950年随胡宗南去台，任陆军总部高级参谋兼编纂委员会步兵组组长。1961年退役。著《太平天国兴亡史》、《万竹楼诗稿》。”

《万竹楼诗稿》1973年出版，现经整理易名为《吴琅集》，被纳入《温岭丛书》出版。《万竹楼诗稿》中有关抗战的诗歌有多首，如《卢沟烽火》：“卢沟烽火起东倭，底事芳邻凶若魔。中日原来同字种，那堪共室自操戈。”这首诗对日寇侵略中国作了谴责。

又如《上海会战》：“沪滨会战今展开，立体千戈卷地来。海舰施威光若电，空军弹雨声如雷。步炮协力拼命扑，坦克助阵冒死推。中国健儿愈奋勇，要使倭寇尸不回。”

《戊寅九江鏖兵，时任第八军参谋长》：“杀声响若雷，敌军朽枯摧。弃械遍山野，伏尸满残垒。追奔三十里，缴获百余堆。拔剑仰天笑，凯歌送酒杯。”这首诗写的是1938年武汉会战九江战场的作战场面。

还有《赣南之战，升代第十一师师长》《马回岭之役》《湘西行》《长沙大捷》《渝都浩劫》……

#### 深受空袭之苦：学飞行，直抵扶桑斩长鲸

台州抗战诗词真实记录了日寇暴行造成的民生苦难，其中飞机空袭危害尤巨。据资料介绍，台州遭日机轰炸造成损失最严重的一次在1938年9月24日，5架日机轰炸海门及黄岩、临海县城，共投弹56枚，炸死居民138人，炸伤96人，炸毁

房屋200余间。炮轰造成损失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39年3月8日，6艘日舰炮击海门，落弹70余发，炸死5人。

林奏臣于清宣统二年（1910）出资在黄岩县城创办崇诚女子高等小学堂，是黄岩近代女子教育的前驱之一。他留下了多首有关逃飞机、避难的诗作，如《民国二十七年避日寇乱，除夕宿江岙乡吞坑过年》：

日寇狂轰日，避乱此山中。今夕诚何夕，明朝雨又风。《逃飞机》：飞机骤乱趁天空，男女长途杂沓中。惟恐隆隆身畔过，焦头烂额化沙虫。（作者原注：民二十八年古历五月十九日，数日来无日不逃飞机。）

《昏夜逃飞机遇雨》：滴滴雨声飒飒风，盘飞铁鸟震天空。男前女后衣裳湿，子泣孙号步履穷。温岭诗人顾雪奇1939年作有《海门感事，寄各友好》四首七律，有小序称：去冬离稽云赴临海，不久又调海门，席尚未暖，忽遭敌舰炮轰，敌机滥炸。伤时感事，发为俳吟。

大炮遥轰铁鸟飞，椒江风物已全非。弹如雨下频频下，人似晨星渐渐稀。岂敢田横留海岛，却怜苏小掩柴扉。（原注：那震南专员议欲招回土娼，以复兴市面。）诸君若有平戎策，独对枫山吊落晖。

庭院无人草自长，海门春色太凄凉。挥戈未殛当关豹，负弩空驱入市羊。三窟能营终失计，万方多难悔还乡。愁来试上东山望，杀气弥漫新战场。

谣谚纷纷断续闻，不堪疑而复疑云。四围华夏成焦土，百颗鱼雷锁海氛。投笔今多班定远，歼倭谁是戚家军。何当觅得横磨剑，手刃虾夷建异勋。

西湖旧梦已如烟，行篋谁怜百度迁。只道天涯多肮脏，岂知海角亦腥膻。徘徊歧路征人泪，突破难关志士鞭。倘念危城消息断，临风布臆寄吟笺。

温岭诗人徐行有一首《浪淘沙·劫后海门》，写的则是海门（今椒江）受日寇侵扰之后的惨状：一片海门城，重到堪惊。劫灰飞过有余腥。草绿长街深几尺，没个人行。

断壁野烟横，眉目凄清，悲笳声里暮潮生。寂历江皋风露冷，鬼火青荧。

温岭县城是抗战时浙江未曾沦陷的12座县城

之一，但日机曾轰炸城关坊下街、大街等处。温岭中学国文教师兼校医、花山梅社诗人赵立民1941年4月曾作有一首《劫后》记事诗，记述了日军轰炸温岭县城后的劫后惨象：

……盘旋即投弹，天崩地为裂。再弹再投烧夷，火花四发。衰哉坊下街，首先遭焚燬。延烧及大街，烟焰益蓬勃。商业中心区，菁华一炬毕。遭劫几千家，玉石有何别。军警力救护，傍晚火未熄。老少号哭声，中宵犹不绝。拂晓闻机声，人人皆战慄。自动疏散去，出城事逃匿。囊囊裹糗粮，少壮扶老弱。只图全性命，宁复悼饥渴。昼伏蒙荆棘，夜卧抱饥寒。不得宿茅茨，甘愿掘岩穴。几家少年妇，面垢发不栉。几家白头翁，声嘶口念佛。廿七味爽时，机声又轧轧。东西城内外，投入弹而逸。县府及法院，栋宇遭摧折。西郊惨死人，碎首更断膝。机关尽迁徙，囚犯亦释脱。城内空如洗，唯余数警察。急电况频频，军情益恶劣。敌舰宵进攻，海门要塞失。赫赫司令官，成仁躬喋血。黄岩已沦陷，寇氛凶莫遏。松门亦登陆，十里恣烧杀。（下略）

温岭诗人胡大猷也是军人出身，曾参加辛亥革命，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授予其陆军少将军衔。其《易简斋诗存》中也有不少与抗战相关的诗作，如《哭黄正裕空战殉职》《新乐府坦克车、飞机机、烧夷弹、毒瓦斯》，录《飞机机》一首以见一斑：

飞机飞机号铁鸟，腾蹕凌空逞技巧。俯仰岳兮堪堪，渺沧海兮行潦。或新婚兮旅行，或献祝兮云绕。野蛮面具假文明，飞机乃化为利兵，铁鸟铁鸟使人惊。侵我国境，堕我都城；毁我学校，杀我编氓；此仇不报非人情。父诏其子弟勉兄，男儿誓当学飞行。学飞行，直抵扶桑斩长鲸。

#### 诗记台州抗战众生相

为了将侵华日寇赶出家门，台州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。在黄岩，为防侵略，1938年农历十一月将明朝嘉靖年间建的古城拆了，斫了应秀门的古樟。这在林奏臣的诗中都有记载。

《拆城》：明代留存八百年，筑城土石静风烟。中华飘泊群黎劫，暴日侵袭塚堆边。破碎雄城难逐寇，削平墟郭息铁鸢。鸥泉毁室成何事，焉有桃源可息肩。

《应秀门上古樟被斫》诗序称：民二十八农历四月过小南（应秀）门。此门在民二十七年十一月开始拆除，城上樟木斫下。此木跨城而生，已有数百年，大可六七抱。树身当门，偏西拱立，根满门心，如人之两足，下直插入土中，根须之大，亦有数捧。特记一绝，以留纪念。

断根残干黯凄然，雄蝶雄跨几百年。粉骨碎身缘日寇，冤沉东海有谁填。临海人陆翰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、革命家，回浦学校的创办者和主要推动者。1938年，他写了《爬山谣》《斩倭歌》《夜闻鸡》三首诗，鼓励人们参加锻炼，闻鸡起舞，将戚继光抗倭精神与当代抗战相联系。如《爬山谣》中有“劳我筋骨苦心志，匹夫有责不敢辞”之句，《夜闻鸡》中有“寇气几遍神州土，地暗天昏百姓苦。虏焰凶凶逾暴秦，不见亡秦楚三户。莫问新亭悲陆沉，人心思汉汉终兴”之句。《斩倭歌》则写了临海白水洋明代戚继光将军杀敌处的一块纪功碑，鼓励人们奋勇抗日：

纪功碑，高八尺，嘉靖年，么魔敌，将军刀，倭奴血，八百头，千秋石。燕然铭，太史笔，功煌煌，神奕奕。市声聒，北风烈，叹神州，论半壁，贼披猖，民陷溺。吊丰碑，感今昔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在抗战中，温岭中学的青年学生投笔从戎，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。据温岭中学校志记载，1943年，出于爱国义愤，温岭中学在学生中组织青年远征军16人（其中一人名叫金学金）奔赴缅甸，参加英美太平洋同盟军对日作战，归属蒙巴顿将军管辖。抗战胜利后，一人退伍。出征前，国文教师兼校医赵立民先生作《送县中远征同学》组诗三首相送：

绝域从戎慨以慷，等闲抛却旧家乡。青年一炬心头火，吐向沙场为国光。怒马长鞭去若飞，漫天烽火慢思归。

吴钩刺取倭奴血，溅上征袍作锦衣。鼙鼓天南震怒雷，金戈铁马阵云开。乘风破浪男儿志，看折樱花奏凯回。

当然，在抗战中，也有一些消极现象。如1941年，旅居海门的温岭诗人邱韵舫作有一首《感怀时事》，揭露了“商女不知亡国恨”的现象：踞坐高堂乐有生，一般官吏自安荣。回看战地填沟苦，无怪人人感不平。

升米千钱生活艰，小民菜色有谁怜。官绅终日忙酬酢，一席居然十万元。明灯锦席夜堂皇，坐拥群花乐未央。彼辈安知亡国恨，销金尽可不思量。

即便到了抗战末期的1945年，在即将迎来胜利的曙光前，日寇还是比较猖獗，温岭诗人徐行有一首《小重山·乙酉五月十七日，寇窜泽国，风雨中攀眷仓奔避，舟过三衙桥，感而赋此》词，记叙了他在温岭泽国攀眷逃难的心情：胡骑南来纷似麻，丹崖山下路，起悲笳。鬓边风雨正横斜。仓皇里，一舸过三衙。逐队似长蛇，将雏携妇去，向天涯。感时泪溅路旁花，乱离日，何处可为家？

#### 日军投降志庆：天意从今消铁血 人谋自古胜金汤

自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经过军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，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抗击下，中国终于迎来了日本投降。

对于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来临，台州诗人纷纷写下了志庆的诗篇，如黄岩朱劫成，是清末进士。他在日本投降后写了《日本投降志庆》（录三）：

一  
扶桑帝子已牵羊，举世欢呼喜欲狂。岛上田横空死士，军前刘禅是降王。早知孤注终虚掷，益信佳兵定不祥。秋叶春樱红了未了，可怜弹指感兴亡。

二  
大汉天威下夜郎，芦沟晓月曙重光。存其社稷恩犹乞，还我河山愿已偿。霸业三朝付蝴蝶，雄师万灶化螳螂。吾侪不暇哀秦灭，且自绸缪彻土桑。

三  
乾坤旋转仰中央，公理能教弱制强。天意从今消铁血，人谋自古胜金汤。生灵齐脱刀兵厄，海陆长悬日月光。八载流离双鬓改，喜留腰脚步康庄。

黄岩路桥人任重，是清光绪廿九年（1903）举人，他曾写过许多有关抗战的诗作，其中有两首《日本投降志庆》，现选一首如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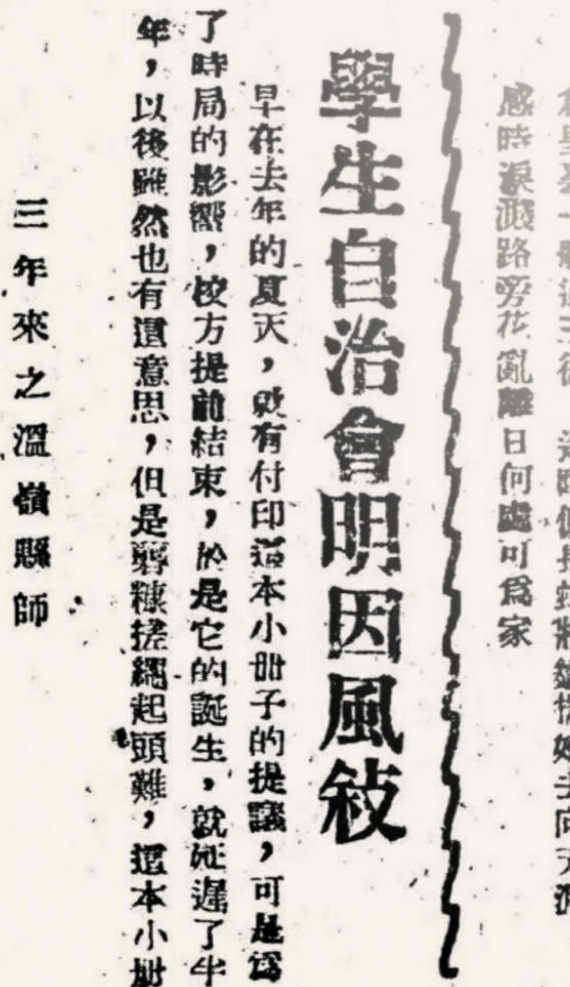
谁解重围护小郎，樱花零落日无光。柏林久已强绝纜，珠港应将战债偿。趋势变形嗤蝙蝠，当年奋臂笑螳螂。眼前大有兴亡感，沧海于今遍种桑。

1945年8月14日晚，日本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；消息传至浙江丽水景宁山城，欢声雷动。正在此地的温岭新河人吴幅员（后去台，成学者）写了一首《闻捷》：

刚报同盟大合围，忽传三岛降降旗；八年圣战思犹痛，一夕凯歌唱还啼！血泪洒成新史页，尘垢翻出旧光辉。如何珍惜艰难业，表里相庄耀国威！温岭新河诗人韩邃园为晚清秀才，居南门街，颇有诗才。曾任南京国民政府文官处书记官。1945年9月3日，新河四门张灯结彩庆祝抗战胜利，十字街高悬一大灯笼上，书写时年70岁的韩邃园律诗一首：

石头城作投降城，文武千官集上京。百战将军成列伍，六街灯火动欢声。重开国运齐唐宋，永奠民生息斗争。从此家园归一统，庆云瑞映大河清。（据《新河镇志》）

吴玉良将军的《乙酉日本投降》：爆竹飞传霹雳声，今宵战事变行情。时维八月初旬夜，一片降幡出日京。（其一）欢腾举国河山收，日寇全为阶下囚。百万皇军齐解甲，中华领袖不讎讎。（其二）



《三年来之温岭县师》刊徐行诗作。